

戰火未熄



林 欣 安 瀾 白 經 昊
馬 龍 何 恐 柳 繼 曾
集 體 編 劇

抗 美 · 援 朝 · 反 特

上 海 出 版 公 司

美帝國主義者提醒中國人民：中國的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戰爭還沒有完結。

——人民日報一九五一年元旦社論：「在偉大愛國主義旗幟下鞏固我們的偉大祖國」

帝國主義者的侵略野心是無止境的。美帝國主義者在今年六月二十五日發動侵略戰爭，他們的陰謀絕對不止於摧毀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，他們要併吞朝鮮，他們要侵略中國，他們要統治亞洲，他們要征服全世界。

——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四日各民主黨派聯合宣言

這樣，就證明了在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威脅着中國，壓迫着東方的時候，我們不可能設想中國人民可以不問外事，埋頭建設。……帝國主義者是不會自動放棄干涉和侵略的，只有在被革命的人民所擊退以至不能不自認失敗的時候，才會被迫放棄這種干涉

和侵略。這樣，就證明了中國人民必須和鞏固國防力量，發展反帝國主義鬥爭當作首要的任務，……

——人民日報一九五一年元旦社論：『在偉大愛國主義旗幟
下鞏固我們的偉大祖國』

人物表

夏博如——近六十歲，某革命大學教授

夏剛峯——二十六歲，夏博如之子，某革命大學學生

夏秀峯——十七歲，夏博如之女，中學學生

黃慧珍——二十五歲，夏剛峯之妻

陸亮——三十二歲，某革命大學隊主任

刁宗祥——三十歲，存古齋古玩店股東

金永發——四十餘歲，存古齋古玩店經理

劉全義——二十七歲，男，夏剛峯之同學

楚明——男，夏剛峯之同學

沙冰——男，夏剛峯之同學

陳克——男，夏剛峯之同學

郭純——男，夏剛峯之同學

瑞琳——女，夏剛峯之同學

特務甲、乙、丙

特務組織女報務員

腰鼓隊若干人

第

一

幕

【時】八月下旬一個星期日中午。

【地】華北某大城市。

【景】夏博如教授之客廳，後有西式落地長窗，上垂沙帘。中放雙人長沙發一個，左側有門通夏老書室。（以觀衆左右爲左右）右前有門通外。右側（後方）有樓梯通樓上夏剛峯臥室。左前端有做古書架，上置鐘鼎采陶等古玩。四壁懸墨拓甲骨文條幅及前人字畫；台前右方置有獨腳圓茶几一隻，單人椅三；台前左方置小沙發二，中有長几，上置精緻無線電收音機一架。全廳佈置精雅，陳設古樸。幕啓時，夏教授取仿古架上一件采陶，回坐靠裏面小沙發上，與致勃勃的細心研究着，彷彿已經忘掉身外一切。

夏秀峯愉快的由右門進來。

夏秀峯（以下簡稱秀）爸爸！（見父不聞，再叫）爸爸！（教授慢慢抬起頭來。）

夏博如（以下簡稱父）哦！你回來啦？快去吃午飯吧。（仍低頭繼續研究。）

秀 爸爸，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：朝鮮人民軍已經……

父 （望秀，聽到朝鮮人民軍時急揮手制止）啊！快去吃飯吧。

秀 （不樂，欲上樓，望樓上喊）哥哥哥哥！

父 你哥哥到學校聽大報告去了，還沒有回來呢！

（秀慢慢上樓，又喊嫂嫂，剛峯持報紙從右門進。）

夏剛峯 （以下簡稱剛）爸爸（興奮的舉報示父）你看，大邱在包圍中，朝鮮人民軍

已經逼近釜山，美國軍隊就要被趕到海裏去了。這是多麼值得興奮的事啊！

秀 哥哥，你知道這個消息了嗎？我正要告訴你呢！（拾過來報紙）讓我把這段消息唸

給爸爸聽。（唸報）新華社北京八月二十二日消息，朝鮮人民軍總司令部發表戰

報稱：人民軍部隊在各戰線上與美國軍隊及南朝鮮偽軍展開激烈的戰鬥，現在各

路大軍已包圍大邱，逼近釜山……

父 好好！你不要再唸啦。（取瓦當）我問你，你知道這是什麼？

秀 不知道。

父 這是瓦當，這是咱們秦漢時代的產品，知道嗎？

秀 哼！

父 （又取采陶）你知道這叫甚麼名字？

秀 一個破碗，有什麼稀奇！

父 破碗？嘿！傻孩子，這是中國夏代的產品，名字叫做采陶，出產的地點是河南省濬池縣。懂得嗎？（又取古玩架上的小古瓶）你知道這是什麼玩意？

秀 我全知道！（走近古玩架）這是關帝廟的銅香爐，這是飯館裏的大海碗，那是我們家的破花瓶……對不對？

父 好叻！好啦！讓你這麼一說，我的古玩架上的東西，都成了破銅爛鐵了！

秀 本來是破銅爛鐵嘛！

父 你知道什麼！從這些東西裏面可以看出中國五千年的文化，明白嗎？我現在要研究

的是這個，我願意聽人家談的也是這個。你既然不懂，那就去吃飯吧，我沒有時間聽你讀報。

〔父之研究情緒被打擾，無可奈何的燃起煙斗。〕

〔黃慧珍手結着毛線活，由樓上慢步下。〕

黃慧珍

（以下簡稱珍）妹妹，你喊我有什麼事呀？（抬頭見剛）哦！剛峯你也回來了？

剛

（接過妹妹手中報紙）慧珍快來，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，你聽！

珍

（到圓桌右坐下，悠閒自得的作她的活。）

剛

你瞧，朝鮮人民軍在金日成將軍的領導下，從防禦到反攻，兩個月來就殲滅敵人幾萬人，從漢城到大田，一連串的解放了南朝鮮五分之四以上的土地，不久就可以把

美國軍隊趕出朝鮮領土了。（見慧珍不注意）慧珍！

珍

嗯！誰勝誰敗，與我們有什麼關係。你看你那股興奮勁！

剛

怎麼沒關係？朝鮮和我們的關係像嘴唇和牙齒一樣，美國所以要侵略朝鮮，正是爲

了侵略我們中國，統治全亞洲！

珍 哦！有那麼嚴重？

剛 對啦。剛才聽大報告的時候，聽到一件笑話，據說美國兵在朝鮮都大害其吃驚病呢！

秀 哥哥，甚麼叫吃驚病啊？

剛 吃驚病是美國軍隊中流行的一種病症。因為美國連吃敗仗，隨時都有遭受襲擊的危險，他們的戰士都裝病請假；可是軍醫檢查的結果，除了心臟跳動得厲害以外，別的甚麼毛病也沒有。所以說他們害的是吃驚病。

父 （聽的不耐煩，立起）唉！你們這些年青人也確實是太年青了，大好時光，應該埋頭

研究一些學術，怎麼儘談些不關緊要的事情？美國和朝鮮的戰爭，不過是局部的戰爭，哪裏真會打，到我們國境裏來！我看你們還是辦些正經事吧，前天刁宗祥送來的那個采陶，我還要仔細考察一下呢。（拿書冊和古玩進自己的書房。）

珍 是麼，爸爸說的對。剛峯，咱們還是聊些別的吧。（立至圓桌前。）

剛 蘇珍，你總是對時事沒興趣？

珍 天下太大了，事情也太多了，要都這樣的關心，還把心操碎了！（橫至台左外沙發。）
秀 這事關係着整個人類的安全，怎麼能不關心？

剛 我看你呀，只知道享樂，別的甚麼也不懂！

珍 （憤然，揮毛線活於小茶几上）享樂？我們結了婚以後，生活上改變了多少？到舞廳看電影，哪一次不是我再三再四的請求你？就連口紅香水，這些日常用的東西，還不都是我自己的錢買的人家受夠了委屈，還說愛享受！
秀 唉，嫂嫂又生氣了。（近剛）哥哥，你還不過來賠個情？

珍 秀妹，你又貧嘴不是？

秀 我才不貧嘴呢。因為哥哥隨便『鬥爭』了嫂嫂，所以嫂嫂來了一個『情緒低落』，馬上發展『自由主義』，大發牢騷，當面亂說。這個『問題』還不『嚴重』嗎？現在是人民時代，不時與罰跪了，哥哥，你就給嫂嫂敬個禮吧！

〔說得兩個人都笑了。〕

珍 好，滿口的新名調，拿我開玩笑，這一回瞧我饒得了你（趕過去擰秀秀，躲剛後。）

秀 哥哥快支援我呀，嫂嫂要擰人哩！

剛 （勸架）別鬧了，你吃飯沒有？

秀 只顧給你們講和，把吃飯也忘了。（轉身）張媽！張媽！快給我準備飯，我還沒有吃飯

啦。（回頭對剛）哥哥你也來吃吧？

剛 你去吧，剛才我在楚明家裏吃過了。（妹由外門下。）

〔慧珍鬱鬱不樂的踱到落地窗前，剛峯在室內徘徊。有頃，走到收音機旁，開電扭，收聽廣播，收音機內正在放送時事新聞——

聲音：朝鮮南海岸人民軍，突破美軍陣地，展開猛烈攻擊，南朝鮮李承晚匪軍及美國軍隊爲挽救自己的敗局，現正集中力量，企圖作垂死的掙扎。美國飛機連日轟炸城津。

十八日被空防部隊擊落戰鬥機三架……

〔剛峯的情緒由煩惱轉入興奮。〕

珍（轉臉）又是戰鬥消息！討厭人，好像你鑽在裏面報告一樣！（由落地窗走向收音機旁，扳動調度。時事報告停止，放出爵士音樂聲。慧珍滿意的坐內沙發上，領會曲中旋律。剛峯轉身上樓）剛峯你聽，這個比戰爭新聞好一點吧！

剛 你一個人聽吧！我沒有興趣。

珍（冷笑）嘿，對牛彈琴！（跟着音樂的旋律，唱聲的但是哀怨的哼着一節語句不清的歌曲，隨後又和着樂聲跳着華爾茲。她本人真是陶醉在這種氣氛裏了。）

〔有頃，刁宗祥上，見慧珍一人在欣賞音樂，有意的偷偷溜到慧珍背後，笑視慧珍。片刻，音樂奏完，慧珍悵然若有所思。〕

刁宗祥（以下簡稱刁）哈哈……黃小姐，佳樂獨賞，不怕曲高和寡嗎？

珍 哦！刁先生，你什麼時候來的？嚇我一跳！（關收音機。）

刁 我剛來一會兒，瞧着您入神的在欣賞音樂，就沒有敢驚動您。

珍 請坐，請坐吧！

刁 黃小姐，剛才那支曲子，我聽得好耳熟啊！（坐圓桌左邊椅子上。）

珍 大概是吧！（回坐中沙發。）

刁 如果您不健忘的話，很可以回憶到四年前那個夏天的黃昏，我們兩人從學校出來，一塊兒到小河邊散步。在河畔的咖啡店裏，那時正在奏着這支小夜曲。那時我們的心情，是多麼輕鬆愉快啊！可恨殘酷的戰爭，使得我們不能……

珍 刁先生，美麗的春天已經過去了。你看，現在正是花殘葉落的秋天，回憶豈不是毫無用處？（立中沙發左首，面向落地窗外。）

（啞場。刁吸烟，眼睛一轉，故弄玄虛。）

刁 慧珍，我有點事情想和你談談。（至中沙發後。）

珍 甚麼事情，這樣神祕？（退至小沙發處。）

刁 神祕嗎，也不算神祕。你當然知道，現在大批蘇聯國軍隊，已經開到朝鮮了，世界第三

次大戰就會從此打起來。這麼一來，根據過年的經驗，那些舶來品洋貨，一定會拚命的往上漲。尤其是美國的藥品，靠得住會一天比一天缺，一天比一天少……

珍 幾年沒見，想不到你把生意經背的那麼熟了。

刁 現成的錢爲甚麼不賺！

珍 你這是什麼意思？

刁 我的意思是：你不是有一批存款嗎？那些錢放在那裏也是沒用，我看不如買些西藥什麼的囤起來，既方便，又好存，要不了半年，保險你一本萬利，大發其財，哈哈……

珍 不見得吧？報紙上天天登着許多公營藥廠的出品廣告，你沒有看見？

刁 公營藥廠的出品，只是一些普通藥，像盤尼西林，荷爾蒙這些藥，除了美國，哪裏能買

到！我看你還是……

珍 那麼，讓我考慮考慮。

刁 這還有甚麼值得考慮的？要打鐵就得趁熱，不要再三心二意了。

〔刁〕面露笑容，走近蘇珍，想再說甚麼，秀峯上。

秀喝刁先生來啦！我爸爸在書房裏。（向書房門）爸爸，爸爸，刁先生來啦！

〔刁欲制止，父已應聲。〕

〔秀峯拿起剛才忘在茶几上的書包跑上樓去。〕

珍（起身）刁先生，您坐一會，我少陪啦。（上樓。）

〔父持瓦當出，撫摩賞玩，不忍釋手。〕

刁（迎上）夏老師，您這是在研究什麼呀？

父宗祥，我正在考查你前天送來的這個瓦當，研究的結果證明它確是秦宮古物，未央珍品。除非你們世家，哪會收藏這些古物啊！

刁老師過獎啦。（得意）但是，要沒有老師這樣淵博的學問和超人的眼力，也很難鑑別這種秦宮古物吧？（話題一轉）老師既然喜歡它，（慷慨的）我就把它送給您好啦！